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九 北史五十一

辛雄 族祖琛 琛子衍 衍族子德源

楊機 高道穆

綦儁 山偉

宇文忠之

辛雄字世賔隴西狄道人父暢汝南鄉郡二郡太守雄有孝性

魏書曰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晝夜扶抱

居父憂殆不可識清河王懌為司空辟為户曹懌遷司徒仍授户曹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悦服懌每謂人曰必也無訟辛雄有焉歷尚書駕部三公郎會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匡復欲輿棺諫諍尚書令任

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謇謇之性簡自帝心故高祖錫以匡名陛下任以彈糾當高時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

魏書曰脫終貶黜恐杜衆臣口塞諫者心爭琴瑟至和違鹽梅相濟昔叔向之賢祁奚以爲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實可嗟惜

未幾匡除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稱雄心美左僕射蕭寶夤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為獄成悉不斷理詔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别豈所謂賞善罰惡慇懃隱恤者古人唯患察獄不精未聞知

寬不理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為禄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人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以為宜聽禄養不約其年書奏孝明納之後除司空長史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為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帝欲親討以荆州為先詔雄為行臺左丞與臨淮王彧東趨葉城别將

裴愆西通鵶路衍稽留未進或師已次汝濆奉北潰求救或以處分道别不欲應之雄曰

魏書載雄言曰令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民不安若不是撲討更為後害王執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或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車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或軍令速赴擊賊聞果自走

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不憚者一

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旍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人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早悉征征夫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

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也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死寧可得也後為吏部郎中

魏書曰雄上疏曰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

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為亂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煢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

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何憂不治何恤逆徒哉昔杜畿寛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克復略觀古今風俗遷訛罔不任賢朝

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民

便恐無日

及爾朱榮入洛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孝莊

欲以雄為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知帝曰寧

失亡而用之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後以本

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

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

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

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遏見存耆老請假板職悦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弟卓然者宜旌其門閭

魏書又載雄啟曰前件大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秉官驛虛號王人往返有費于郵亭皇恩無逮于民俗

從之因詔人年七十者授縣八十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永熙三年兼吏部尚書時近習專

恣雄懼其讒慝不能守正論者頗譏之帝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神武至洛大集朝士於永寧寺責雄及尚書崔孝芬劉廞楊機等曰為臣奉主匡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乃害之

魏書載雄對曰當主上信狎羣臣雄等不與謀議及乘輿西邁若即追隨恐跡同佞黨今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進退如此寔為慙負王復責曰卿等備位

訥言依附諂佞未聞諫諍一言使國事至此罪欲何歸　愚按雄之被誅非忠于人主不至此信狎羣臣與跡同佞黨之說必魏收誣詞宜北史削之也

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温良雅正初為兗州安東府主簿與秘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伯尚同咸陽王禧為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後為大尉騎兵參軍每為府主清河王懌所賞及欲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為上第及梁將曹義宗攻

新野詔纂為荆州軍司纂善撫將士人多用命敵甚憚之會孝明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秘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為義宗所圍相率固守孝莊即位除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永安二年北海王顥乗勝至城下爾朱世隆狼狽遁還城内空虚遂為顥擒及帝還宫纂射不守之罪帝曰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

之過轉滎陽太守百姓姜洛生康乞得者前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内患之纂伺捕擒獲梟于郡市民皆欣然纂僑屬洛陽永熙三年除河内太守齊神武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

魏書載纂曰纂受詔禦防但大王忠貞王室扶掖顛危敢不匍匐

神武慰免之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執河内手也尋為兼尚書南道行臺西荆州刺史

時蠻酋樊大能應西魏纂攻之

魏書載纂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析陽四面無民惟一城耳山路深險表裏羣蠻若少遣軍則力不能制賊多遣則減徹防衛自若根本脫不如意人情一去州城難保且臺軍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各修壁壘待救雖失析陽如棄雞肋纂不從

不尅而敗為西魏將獨孤信所害

魏書曰信突入州城遂至廳事纂諸將皆亡惟左右

數人短兵接戰遂被擒

贈司徒公雄族祖琛字僧貴祖敬宗父樹寶並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閤曰勿使丞入孝文南征麗從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為揚州征南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諍折之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

史但不知上佐何如人琛對曰若其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卒于宮琛寛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於色當官奉法所在有稱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為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録勲書時李崇猶為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逢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俊弟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胄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克濟出為清河太守政有能名遭父憂去

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上疏請立碑頌德齊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游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並追詣晉陽俱為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六年侯景叛除東南道行臺尚書與高岳等破景擒蕭淵明遷東徐史刺史為淮南經略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渡淮斷之火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民隨術北渡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敕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啟聽報以下

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衎始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台蘄城二鎮將犯法衎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衎衎三辭不見許衎乃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衎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于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衎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欵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

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於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元建送於術故術以進尋徵為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獎者踈袁淑德沈密謹厚所

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惟術性尚貞明
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官庫必擢門閥不遺
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天保
末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
子人無謗讟其所旌擢後皆通顯術清儉寡嗜慾勤於
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民有惠政少愛文史晚
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諸貲物毫毛無
犯惟大收典籍多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

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饋遺貴要物議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術族子德源字孝基父子馥尚書左丞德沈靜好學十四解屬文文及長博覽書記美儀容中書侍郎裴讓之特相愛好或謂兼有斷袖之癖齊尚書僕射楊愔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時並虛襟禮敬同舉薦之後為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德源本貧素因使薄有資裝遂餉執事

為父求贈時論鄙之中書侍郎劉逖表薦德源弱齡好
古晚節逾厲枕籍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
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寔後進辭人當今雅器
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
三國典略曰德源常於邢邵坐賦詩其十字曰寒威
漸離風春色方依樹衆咸稱善後王昕逢之謂曰今
日可謂寒威離風春色依樹
後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

三國典略曰齊命德源聘於陳陳遣主客蔡某宴酬因談謔手弄檳榔乃曰頃聞北間有人為噉檳榔獲罪遂禁此物定爾否德源曰此天保初王尚書狀辭耳猶李固被責云胡粉飾貌搔頭弄姿不聞漢世頓禁胡粉

及還遷待詔文林館位中書舍人齊滅仕周為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遲迥起義以為中郎德源辭不獲遂亡去隋受禪不得調久之隱林慮山鬱鬱不得志

著幽居賦自寄秘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楊子法言二十三卷蜀言秀奏以爲掾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内訓各二十卷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祖伏恩徙居洛陽因家焉機少有志節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卧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

魏書曰前代有坐嘯之人主諾之守吾既委得其人何為不可由是聲明更著時王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為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

魏書曰機以廷尉評行河陰縣事當官正色不避權勢明達政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

後為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其事理歷司州别駕清河内史河北太守

並有能名永熙中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己為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並為齊神武所害

辛雄楊機等見害權臣其忠正之節必有可觀此傳止以方直清白言皆本魏書猶魏收一節之三代也

高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祖潛獻文以沮渠牧犍女賜為妻封武威公主拜附馬都尉父崇字積善少聰敏以端謹稱家資富厚而崇志尚儉素初崇舅氏坐事誅

公主痛本生絶嗣遂以崇繼牧犍後
愚按牧犍之妻先封武威公主此其女否耶猶知痛本生絶嗣則賢於暗通密計助魏滅凉又再醮李益之母多矣

改姓沮渠景明中啟復本姓襲爵除洛陽令為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發擿不避強禦縣内肅然卒贈滄州刺史謚曰成道穆以字行於世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雋士幼孤事兄如父母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責於見知

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求用於匡

魏書載道穆奏記于匡曰道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然凝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籍朽株之資求人屠釣之下不牽暗投之請取士商歌之中是以闕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徘徊者天下皆是若得身隸繡衣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騎上之敏寔有茅士就鑊

之心

臣遂引為御史所糾擿不避權豪

魏書載道穆說臣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明公荷國

重紀宜使天下知法臣然之

正光中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李崇子逼

買人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為木人執

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表發其贓貨爾朱榮討柔然

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蕭寶夤西征以為行臺郎中

委以軍機後屬兄謀之被害情不自安遂托身孝莊孝莊時為侍中深相保護及即位除太尉長史令中書舍人及北海王顥逼虎牢或勸帝赴關西以問道穆道穆言關中殘荒請駕北度循河東下

魏書載道穆曰元顥兵衆不多乘虛深入由將不得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何疑如恐成敗難測便宜車駕北度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向虎牢別徵大丞相爾朱榮

軍令赴河内以犄角之旬月間何往不克帝曰高舍人言是

帝然之其夜到河内郡北帝名道穆燭下作詔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尋除給事黄門侍郎安喜縣公時爾朱榮欲迴師待秋道穆謂榮曰顥蕞爾輕兵奄據京洛令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

魏書曰自可分兵河畔縛筏造舟處處置渡徑擒犀

逆

此桓文之舉也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養虺成虵悔無及榮深然之帝反政因宴次謂榮曰前若不用高黄門計社稷不安可為朕勸其酒令醉榮因陳道穆作監軍時臨事能決寔可任用尋除御史中尉仍兼黄門道穆外執直繩内參機密凡益國利民事必以奏諫諍盡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得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行子明蘇淑宋世良等三十人時用

錢稍薄道移表曰民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掛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以深利又隨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寔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

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工食料錫炭鉛砂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策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爾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主深恨泣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家姊行路

相犯深以為愧道穆免冠謝

魏書載道穆謝曰臣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

廷典章以此負陛下

帝曰朕愧卿卿反謝朕尋敕監儀注又詔秘書圖籍及

典書緗素多致零落可令道穆總集賬目并牒儒學之

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高祖太和初置廷尉司直

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竊見御史出使悉

受風聞雖事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

不恕守令為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更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八名隷廷尉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司

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為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送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案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藂棘之下受罪吞聲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榮誅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謂曰今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為御史故有此詔及爾朱世隆等戰于大夏門北道穆受

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北遁加衛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為南巡計未發會爾朱兆入洛道穆慮禍託病去官世隆以其忠於孝莊遂害之太昌中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子士鏡襲道穆兄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以孝聞

魏書曰少事後母李孝李亦撫育過已生人莫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

及長專意經史天文筭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好文章留心老易孝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枷一囚立于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令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欣然曰無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盜竊處資物甚多遠年失物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奏尋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政體多為故事時道穆為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

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倖幸
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疏曰臣謬宰神邑
寔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
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
有盜憎之色咸起惡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
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
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年以來此
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乞行新典更明往制

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付外量閑諫之又疏言正光以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

魏書曰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槊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為己公利兩利若軍師得人賞勳不失其平則何征不克

但諸將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虛受征官身不赴陳唯遣奴客充數對寇臨敵略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不殄除忠貞何以勸誡也且近

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
不為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
上擁下虧風損政使讒諂甘心忠說息義且頻年以來
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
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
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
數年後大獲課入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
數年後走者更多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

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百王一致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啟太后云謙之有學藝除為國子博士謙之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施贍恤言諸無虧居家僮隷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髠黠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又念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為論貶之稱佛是九流一家當世名流競以

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歷
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為一家法雖未行于世識者
歎其多能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為鑄錢都將長史乃上
表求鑄三銖錢曰益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
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
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
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
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

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秉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人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海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饒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茅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

納稅廟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百蠻內不增賦者皆利由之也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倉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人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民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於古亦宜效於今

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日豈得垂拱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讌之弟道移正光中為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為憾至是世哲弟神軌雲為太后寵任會謙之家僮訴良神軌左右之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啟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朝士莫不哀之

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録永安中贈營州刺史謚曰
康又以其寃死特除一子出身
魏書曰謙之妻張氏明識欵勸諸子從師受業常曰
自我為爾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宜各修勤弗替
先業
謙之弟謹之字道修父崇既還本姓以謹之繼沮渠氏
綦儁
內入諸姓有其連氏孝文改綦氏

字搠顯河南洛陽人其先居代儁孝莊時累遷滄州刺史甚吏吏民畏悅尋除太僕卿及爾朱世隆等誅齊神武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議所立莫有應者儁避席曰廣陵王雖為爾朱扶戴當今聖主也神武將從之

魏書載儁言人主之德必須度量深遠明哲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當今聖主也獻武王欣然是之

時黄門崔㥄議不同高乾魏蘭根等固執㥄言遂立孝

武及帝入關

魏書以出關為失德甚謬

神武深思雋言常以為恨尋除御史中尉與僕射賈顯度逢於途顯度恃勳貴排雋騶列倒雋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雋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

愚按椿勝皆孝武寵任與椿勝善即為佞巧魏收之言更宜詳察北史何以因之

性多詐勝出鎮荆州過雋别因辭雋母雋故見敗甑奬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卒于殷州刺史贈司空公謚文貞

山偉

内入諸姓有土難氏孝文改山氏

字仲才河南洛陽人其先居代祖强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為奏事中散從獻文獵方山有兩狐起御前詔强射之百步内二狐俱獲位内行長父

稚之位金明太守偉涉獵文史孝明初元匡為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為羽林隊主撾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善之俄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平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乂欲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乂因奏立勳附遂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偉遂奏記贊乂德美乂素不識偉彷

侍中安豐王延明黄門郎元順順等因稱之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順以僕射領選表薦為諫議大夫爾朱榮害朝士於河陰偉時守直故免及孝莊入宫仍除給事黄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表昇屯田郎李延考外兵郎李奂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縁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遇害河陰果如其言俄領著作郎節閔立除秘書監仍著作初爾朱兆入洛官守奔散

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為功訴
求爵賞偉俠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
尋進侍中孝静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
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
幽州刺史謚文貞初國史自鄧彥海崔琛崔浩高允李
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録綦雋及偉等諂說上黨王
天穆及爾朱世隆以為國書止應代人脩緝不宜委餘
人是以綦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

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示沉厚内寔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水火與代人宇文忠之之徒為党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産業身亡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先居代都父侃卒於治書侍御史忠之直獵文史頗有筆劄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

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為黑宇後勅修國史武定初為尚書右丞仍修史未幾坐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為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試焉既獲丞職大為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發疾卒

論曰辛雄吏能恩職璟以公方行已懷哲體有清監德源雅業撫虧並素門所得也楊機清斷在公道穆兄弟

有政事之用綦雋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矣